牧齋初學集

序三

少師高陽公奏議序

嗚呼天之愛國家可謂至矣其治也必爲之生佐命之人其亂也必爲之生致命之人而其久治而孽亂方盛而兆衰也必爲之生保大定傾之人天之生斯人以救世也猶人之儲藥以救病也有是病必畜是藥以對治之以故疾病時有而人之性命有所恃以無恐然而天之生斯人也有才必竟其用有用必盡其才其或才有

所未盡而用有所未竟也又若爲之登頓簸弄用以中國家之緩急而顯豪傑之能事其愛惜人才而務欲全之也無以異于其愛國家也嗚呼我國家中葉全盛乃有奴酋之難不可謂非孽亂兆衰之會而保大定傾之人若故少師高陽公者豈非天之所篤生也與蓋奴自撫順發難勢如旋風熛火不可嚮邇廣寧陷振武潰寧前焚舉四海之大　九廟之重岌岌乎寄命于堵墻公于斯時以文學侍從之臣自請當邊關廟社之寄以謂保關外乃可以保關內保關內

乃可以保畿内首關八里鋪畫地築城之議而關門之規摹大定經營四載闢地四百餘里奴棄廣寧退守河東此公之功在初鎮者也已巳之役五日而赴闕一夕而出鎮撫遼帥遼兵于狂走驚瘌之時决幾呼吸轡勒在手關門耆定京師解嚴遵永四城次第收復以報　天子此公之功在再鎮者也公前後出鎮方畧具在奏議中使公之言得行于初鎮之日則全遼可復何有于寧錦使公之言得行于再鎮之日則河西可闢何止于四城晉陽之譊梗于前中山之

謗閙于後奴之游魂尚在而我之國耻未雪此
天爲之也然自公再鎮之後奴雖一再入卒不
敢窺左足于關門而神京晏然安于覆盂譬之
治室家者焉墻垣繕完閈閎堅厚扃鐍內設嚴
更外儆雖有穿窬偷兒昏夜竊發而主人固高
眠燕寢無犬吠之警矣天實生公爲國家料理
東事東事定而公之能事畢矣夫然後假手羯
奴畀公以完節于是乎成仁取義之局始全而
忠臣志士敵愾除兇之氣志益憤盈而不可解
人徒知天之生公所以制奴而豈知天之死公

乃所以殄奴也與公奏議凡若干卷南司馬范
公請于公而刻之刻甫竣而殉難之訃至矣以
謙益白首門生俾爲其序公受知　熹宗皇帝
臨軒授鉞以謂漢則孔明唐惟裴度　今天子
平臺召見日暮秉燭親以東事付公而朝右之
權奸封疆之悞吏旁掣而交抳之公不獲孤立
行意復　祖宗之舊疆以報　二聖故其奏對
之文讓功任罪憂讒畏佞茹荼銜菫邑鬱孤憤
者居多人皆以公之死奴爲難事而不知公之
在邊心口交枳進退惟谷譬如炎帝之嘗草一

日而百死其難其苦殆不啻一死而已也　今
天子赫然震怒誓滅奴以朝食使公之書得進
于廣厦細旃備乙夜之覽其必將愾然太息憐
公之志而盡用其言于身後後之君子論其世
而考其行事然後知公之才果有所未盡其用
亦果有所未竟而天之所以生公與其愛我國
家者信非偶然也若余也衰遲退廢老而不死
進無所與于國恤而退無以效于師門撫公之
遺文忍痛而書其後掩卷慟哭不自意其强顔
猶居此世而已矣崇禎己卯九月十七日辛未

門生錢謙益謹叙

榮康侯公奏疏序

故太傅駙馬都尉謚榮康侯公遭時清晏領戚里掌宗政五十餘年戚臣無他建白歳時奏謝不過雍時祈年長楊扈從之屬而已公當神廟靜攝批荅稀簡礦稅煩興遼左處地往往抗章切諫流涕痛哭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霆怒交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願以乘韋先之疏上懐印入午門

蒲伏待罪疏雖留中　上意感寤深矣迨辛丑
冊立代藩之訟與梃擊之獄復相挺而起此二
者國之大疑也公羊母貴之議未敢訟言也借
藩封為榜樣則國疑趙虜掘蠱之事未有內閒
也假狙擊以嘗試則國又疑疑生惑惑生釁釁
生妖蜆窺日蒙大禍乃作公於此時據經引義
慷慨別白羣疑屏息國是者定語有之善解結
者佩觿公于國家其為佩觿也亦大矣嗚呼世
之諱言國本者動則曰疏逖小臣妄議宮闈離
間骨肉詩不云乎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壽陽

大長公主　神宗之妹　先帝之姑也問寢長
樂起居未央家人　兩宮兄嫂　帝后竝復如
外人疎屬漏禁中之語言溫室之樹乎公以肺
附戚屬參預　宗社至計特羊之饗不祈免于
中立青蒲之泣不責報于擁佑然則國本之事
公而不言誰當言者公既言之則誰不當言者
小夫壬人挾持邪說詆金玦爲過憂誣羽翼爲
慕閱覽公諸疏斯可以閱執其口矣公之子繕
部郎昌胤輯公奏疏刻之而請余爲其序余於
公之忠言讜議關係國本者特表而出之以補

國史之闕且使斷國論者有所秉焉公以戚臣得謚可謂曠典雖然公卿大臣歌暇豫而思集菀者無不上謚公于謚得上中者何也先朝之忠于　先帝者其得禍深矣公以戚臣故僅而獲免者也

少保梁公卹忠錄序

神廟即位富於春秋江陵專執國枋以操切綜覈為治中外大吏者事奉職府庫充實胡虜保塞時則有若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眞定梁公出鎮畿輔入筦中樞邊備修舉首功屢

奏文武爲憲首稱勞臣掌銓未久而江陵卒遂以人言引退天啓初高邑趙忠毅公歷疏公生平大節訟之于朝贈䘏之典始備自忠毅之疏出而公之不附江陵始暴白于天下此䘏忠錄之所繇作也當江陵之驟敗也天下爭抉摘其罪比其後也則又爭傅會其功余則以爲江陵之功可錄其罪亦不可貰而紹述江陵者以陰柔爲和平以憒眊爲老成盡反其政以媚天下江陵所用之人一切抑沒其精彊幹辦之才畧奄然無復存于世如梁公者秖節首公功在邊

徽持忠入地至易代而後白此亦紹述者之罪也夫江陵所用之人良馬也江陵以後所用之人雄狐也黠鼠也江陵能御良馬者也江陵以後能豢狐鼠而已耳國家之事與狐鼠謀之則良馬必將遷延負轅長鳴而不食以梁公之才寧以江陵故屏退豈能與狐鼠爭路乎江陵以後人材之升降此亦國事得失之林也讀斯錄者其亦可三嘆已矣公在本兵浙省羅木營兵變公請于江陵江陵曰是必得健令吏兵事者往撫之公曰舊滑令張佳胤其人也江陵頷之

命張公往遂定公與江陵立談數語而弭兩浙之亂向令今日公在本兵江陵在政府豈以奴寇遺君父哉余與公諸孫中翰維樞論次公譜錄念江陵之遺事不勝其慨然也爲牽連書之如此

刻鄒忠介公奏議序

故御史大夫謚忠介吉水鄒公舉進士郎抗疏論江陵奪情拜杖闕下投荒九死兒童婦女皆知其姓名余髫貫時去萬曆丁丑才十餘年王母卞淑人道公事以訓予咨嗟嘆息如千古以

上人也天啓壬戌始得謁公於朝一見如平生
懽公初入朝朝右望見公衣冠以爲有異門墻
高峻如泰山喬岳之不可仰而秋霜烈日之不
可近公顧頹然藹然威儀易直語言坦率無人
而不得至其前也嘗過予邸舍抵掌談笑欠伸
于坐隅之榻語方更端未悉摩腰坦腹齁齁熟
睡矣其疏節直腸胸中無事大都若此然其於
軍國大故朝廷大議人才推折忠邪消長之故
一語及之意氣坌涌目光注射若矢之激弦星
之奔犳曾不可以禁禦也每有所見聞輙草疏

入告伸紙屬筆率其意所欲言其所以告君父者一如其告賓朋告妻子譾言長語閒亦闌及意不假膏餙文不加點竄久之或併其削藁忘之要亦其天性使然非有意學古人以詭辭焚草爲能事也公歿閩人林銓字六長鈔得其奏議五卷每出游并其所作詩卷貯篋衍中崇禎乙亥銓客潛山山谷寺流賊卒至銓部署寺僧據山半以守數日食盡守者亦去銓盡棄其資斧取忠介奏議及其詩卷縛兩肘右手提槃石左手持白梃背劒且鬭且走踉蹌百餘里踰兩

日還寺飢餓無所得食拍手大笑曰吾縱餓死幸以忠介免矣又七年自越游吳典衣賣文少有剩餘盡付梓人鏤版以傳于世而屬予序之自江陵亡後忠介見忌時相不得一日容於朝晚登三事爲奄黨論逐以死身死之後閩海之布衣初無造門之游半面之雅乃獲其遺文斷簡愛惜保護以其身殉之於戎馬擊撞死生呼吸之際是可嘆也忠臣直士名節道義天地閒之元氣也讒夫小人視之爲骨讐血怨必欲斬艾之澌滅之俾無遺種而後已嗚呼天地閒之

元氣終不可以滅亡而饞夫小人磨牙鑿齒者相仍而未艾如銓之爲其亦斯世所不可少也與崇禎辛巳十二月序

范司馬叅機奏疏序

叅機奏疏若干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吳橋范公所著也侍御方君孩未爲芟其煩長抉摘其指意以傳于世而屬余序之余讀之喟然而歎曰嗟乎良醫之治病有標有本治標者寒熱補瀉七方十齊可以診而知知而言者也至于本病癥結深傳變隱診之者難知知之者難

言故曰三折肱知爲良醫上醫醫國豈不信哉頃者海內多事奴訌于北寇蔓于南　天子睠顧陪京以留樞付公公在事凡四年廉辨以率僚屬公嚴以杜干請勤敏以蒐軍實詰戎備誠信以撫將士勵拳勇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荷戈則爲象物脫巾則爲驕子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將知兵兵習將部曲壁壘煥然一新于是乎有援池援滁援盧之師江浦之役賊烽夜炤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誰之力也公之建置以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

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此守江南之大局也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此守江外之大局也宿重兵于廬游兵出英六之間東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守江北之大局也寇自豫趨廬自鳳趨池又自和趨浦寇無所不窺我無所不應尅期于漏刻决幾于呼吸料無不當而應無不先公之全局曉然如畫圖聚米寇無能出吾彀中也雖然此公之治標病者也非所以治本也天下之病莫大乎縱方張之寇豢必叛之賊奉之以土地貲之以物力

假之以名號寬之以歲月使之休養生息布置部署爲其所願爲而海內莫之敢指此所謂診之而難知知之而難言者也公抗疏發其機乎抉其苞孽西賊膽寒中樞心悖公坐此去不旋踵矣嗟乎良醫之醫國也其奏效豈不獨難而用心豈不獨苦哉唐末之於巢也劉巨容欲留之以徼富貴高騁欲縱之以聳朝廷元末之於谷眞也主撫者吞浮海之餌主捕者膺羈管之禍今之縱獻賊也何居天祚 聖明覘寇者伏法矣誤國者輿尸矣游魂假息飽颺而去者行

且懸首槀街公之言於是乎炳丹青而信金石矣公盡折肱之能而國收瞑眩之效唐元之季世豈足道哉孩未之表而傳之也固曰　聖天子殷憂多難將以公爲岐摯扁鵲奏疏具在標本之症參伍于簡牘之閒其庶幾比于玉函金匱乎然則孩未亦醫國者之指南也崇禎辛巳正月序

趙文毅公文集序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甚矣君子小人

之文可辨而知也王氏之論之詳矣而吾以爲又有要焉者君子之文必剛小人則柔君子之文必陽小人則陰上下數千年未有以易此者也故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毅趙公文集若干卷自公之殁已大行于時而其子敘州守隆美始屬余敘之蓋公在史館慨然有志于經世之學中更讒阻不獲枋用故其忠君憂國別白賢佞見于文章者爲多回翔進退反覆齟齬而抑塞磊落之氣鬱然不少變衰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也與公同時登館閣取卿相富貴

顯融勝于公者亦多矣其文之傳于世者或腊
韋而寡風骨或纖碎而饒芒刺平津之曲學與
臨川之新學知言之君子有爲之掩卷而三嘆
者豈若公之文昔人所謂芒寒色正人望而敬
者與公當　神廟之初年首建大節天下聳動
爭自濯磨以附公後塵迄今六十餘年仗節蘊
義久而彌盛皆自公發之讀公之文視其平生
之大節而萬曆以來國論士風皆可以考見焉
士君子陽明剛大之氣養而無害其發于文章
而關於世道如此后之有志于睎公者讀公之

文而有所感發焉亦于剛柔陰陽之介晷辨之而已矣

耀州王文肅公文集序

吾師耀州王文肅公旣沒其子淑抃收拾遺文枕籍與俱者凡八年屬有流民之亂血戰擊賊襁負以免襆被走三千里謀梓於謙益俾爲其序公弱冠卽以文雄三輔及其占上第入詞垣掌書命職啓沃回翔承明著作之庭垂三十年高文典冊出公手筆者爲多當　神廟中葉頎然負公輔之望海內正人君子仰爲斗杓而憸

邪小人視爲質的要所謂芒寒色正望而敬之者則一耳比其没也海內惜公未竟其用而益想慕其遺文凡傳寫誦習者蓋莫不躍然以起聳然以服又之愀然慨然旁皇慘澹而如有弗獲者也公秦人也洪河泰華之氣磅礴鬱積大奮於公其氣骨方嚴峭獨故其文日光玉潔與金天相晶瑩其胸中彌綸一世無所不有故其文抱杜含鄠欱灃吐鎬陸海之珍藏畢具畏天命悲人窮撫已而閔時每結轖而形于言譬諸河流擘華蹈襄回復萬里當其飈衝水激有淵

漾槩濟之聲焉於乎盛矣本朝謚文肅者十有三人惟公與鄮縣岳公直道大節約略相似岳甫相而得禍公將相而被阨其遭時齟齬亦同也岳無子其詩文多散佚淑抃於公文攟撫類次謹謹傳之惟恐失墜此可以幸公之有後也岳之類博稿楊文忠用以袐中官封爵掌故至今傳之後有謀王斷國者求有用之文於舘閣其必有取于公矣夫

顧端文公文集序

涇陽先生顧端文公文集若干卷其次子南京

工部主事與沐所編次也刻成以屬謙益俾爲
其序謹案公逾弱冠發解南畿其文詞縱橫駘
蕩一洗舉子熟爛之習海內震動若奮雷之啓
蟄快風之振槁長而通治體持國論晚而湛于
理學其文與年俱進要其縱橫駘蕩故自如也
嗚呼公之學程朱之學也其遇亦程朱之遇也
蓋公自登朝再入吏部皆忤宰執以去與高忠
憲公講學東林而黨論隨之伊川之在紹聖崇
寧大畧相似晚年以清卿召引疾不至不獲如
考亭之在紹熙猶有行宮之奏煥章之講而黨

議學禁則不啻過之然自有宋迄今程朱之名懸諸日月而邢恕范致虛陳賈傅伯壽之徒果安在哉由昔以視今此可爲嘆息者也公之文最著者銓曹建言疏以自反規切人主海内爭傳之上婁江救淮撫二書過紹述之萌干救黨禍之滋蔓人所棘喉薄吻噤不敢言者皆自公發之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從先夫子省謁凝塵蔽席藥囊書籤錯互几案秀羸善病人也已而侍公于講席裒衣緩帶息深而視下醇然有道者也及其抗論天下大事風行水決英氣

勃發不可遏抑如此先夫子少與公同學居恒字公曰叔時論士喜狂簡論文善養氣嗚呼知端文者其惟先夫子乎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成章而曰斐然此端文之文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而曰浩然此端文之所以爲文也

顧太史文集序

故春坊諭德崑山顧公升伯諱天埈有文集若干卷歿後數年邑令嘉善葉君刻之以行于世而其子某屬余爲序公以雄駿峭特之資遭

神宗皇帝拔擢服官史局郎毅然以名宰相爲已任好學廣問深心矯思以講求所謂濟時之業久之資望滋茂徒黨翕集聲光四出不可掩蔽於是咎譽錯互而一斥不可復矣萬曆初江陵以徤敗其後執政者陰柔憒眊遞相師承公獨抉擿其隱祕曰天下以庸人病執政豈知執政冒庸人之名陰操威福大柄以欺天下自是朝論較然執政者遂無可解免矣公又謂當世人才日麄風習日偽著論擊排背天下氣節道學之士舉不得免焉公之手眼橫騖側出于一

世之上高而危矣睽而孤矣易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不然與屏居日久霜降水落物論衰止天下之畏忌公者始而疑中而殺又之且徘徊歎惜望其復用而公已病且老天下事亦漸難措手非復公摩厲以須之日矣嗚呼其可歎也公生平志業頌慕李文饒其文章奏闔激切亦略似之公嘗敘蒲州張文毅公之文曰天下有文人之文章有豪傑之文章豪傑之文章雲蒸龍變之氣遇感即發寧容較深淺商工拙于其間耶然則擬公於文饒其不能為文饒者

天也以言乎豪傑之文章則一也

徐司寇畫溪詩集序

自萬曆之末以迄於今文章之弊滋極而閹寺鉤黨凶烖兵發之禍亦相挻而作嘗取近代之詩而觀之以清深奧僻為致者如鳴蚓竅如入鼠穴淒聲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割剝為能者如戴假面如作胡語噍音促節此兵象也鬼氣幽兵氣殺著見於文章而氣運從之有識者審聲歌風氣岌岌乎有衰晚之懼焉蓋至於　今上之中久道化成順氣協應而大司　寇寶摩先生

之詩始出先生之詩不鶩奇於篇什不求工於
字句舂容而妙麗鏗鏘而鏜鞳如四時之有春
也如五音之有宮也天地元聲具在于是先生
之詩出而宇內幽陰鬼殺之氣蓋已蕩爲和風
而化爲清塵矣其關於氣運顧不大歟昔者有
唐之世天寶有戎羯之禍而少陵之詩出元和
有淮蔡之亂而昌黎之詩出說者謂宣孝章武
中興之盛杜韓之詩實爲鼓吹今東夷南寇王
師在野游魂醜類將取犬埽除而先生之詩應
運而出　天子大闢明堂采詩定樂將以先生

之詩爲風始豈偶然哉先生束髮登朝羽儀自好居官則引大議與　天子宰相相可否出處則抗大節襆被去國介不終日先生之爲人詩所謂如金如璧者也其發而爲詩則精金之有聲也良玉之有孚尹也人知先生之詩可以潤色休明挽回運數不知先生固天地之元氣也學者誦先生之詩因而得其爲人則庶乎其可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一

序

湯義仍先生文集序

臨川湯義仍文集若干卷吳人許子洽生以萬曆乙卯謁義仍於玉茗堂而手鈔之以歸者也義仍告許生曰吾少學爲文已知訾謷王李㨰然騈枝儷葉從事於六朝久而厭之是亦王李之朋徒耳汜濫詞曲蕩滌放志者數年始讀鄉先正之書有志於曾王之學而吾年已往學之而未就也子歸以吾文眎受之不靳其知吾

之所就而斬其知吾所未就也知吾之所就所謂王李之朋徒耳知吾之所未就精思而深造之古文之道其有興乎余聞義仍之語退而讀其文未嘗不喟然太息也義仍官留都王弇州豔其名先往造門義仍不與相見盡出其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弇州沒義仍之名益高海內訾謷王李者無不望走臨川而義仍自守洎如也以義仍之才力縣前而言之豈不能與言秦漢者爭為犄擒割剝縣後而言之豈不能與言排秦漢者爭為吽

嚚黎突深心易氣回翔弭節退而願學於曾王顧又欿然不自有以其所未就者畀余嗚呼此可以知義仍之所存矣古之人往矣其學殖之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轖千載而下倒見側出恍惚於語言竹帛之閒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詞立其誠記曰不誠無物皆謂此物也今之人耳傭目僦降而剽賊如弇州四部之書充棟宇而汗牛馬即而眎之枵然無所有也則謂之無物而已矣義仍晚年之文意象萌茁根荄屈蟠其源汩汩然其質熊熊然蓋義仍之於古文可謂變

而得正而於詞可謂已出者也其學曾王也歆然自以爲未就譬之金丹家雖未至於九轉大還然其火候不可謂不力而鉛汞藥物不可謂不具也後有君子好學深思從事於義仍之文得其所謂有物者而察識其所未至因以探極指要而知古文興復之幾義仍已矣庶幾後有子雲也哉余悲義仍之文不大顯於世而世之浮慕義仍者於其所以爲文之指意未有能明之者也循覽遺編追惟其末後鄭重相屬之語而爲敘之如此

李君實恬致堂集序

天啓中余再入長安海内風流儒雅之士爲忘年折節之交者則華亭董玄宰祥符王損仲嘉興李君實三君子爲最玄宰詞林宿素以書畫擅名一代其爲人蕭疎散朗見其眉宇者以爲晉宋間人也損仲博極羣書每徵一事送一難信口訓答軒渠之意見於顔面每過余必夜分乃去君實落落穆穆縣西郎之不見其有可慕說徐而扣其所有則渟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庶幾似之是三君子者其

才情風格約略相似至於博物好古是正眞僞雖古人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三君子之集玄宰已行於世損仲詩余所評定未知其存否而君實之集最後出余得而論次之余惟唐宋以來名人魁士以風流儒雅爲宗者若李汧公米南宮趙魏公之流其標置欣賞往往在勛名德業之外無當於世用而世顧不可少焉者何也草之有秋蘭也木之有古松老梅也味之有苦茗也臭之有名香也於世用亦復無當而世亦不可少焉譬之於人倫其亦汧公之流也歟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者也與山水近與市朝遠與異石古木哀吟清唳近與塵壒遠與鍾鼎彝器法書名畫近與時俗玩好遠故風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於世其結習使然也君實以進士起家官至列卿後先家居三十餘年修潔如處子澹蕩如道人靜退如後門寒素其爲詩文翁山水之輕清結彝鼎之冷汰煦書畫之鮮榮昔人之目李元賓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者也君實工書善畫似玄宰博極羣書似損仲後有惇史

敘述本朝風流儒雅之士附沂公輩之清塵者三君子之中又當以君實爲眉目嗚呼來者難誣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矣君實之嗣子肇亨以余於先君有臭味之好使爲其序而同邑譚梁生狀其行事屬錢塘晉得之携書來請皆以謂君實之文非余莫適爲敘也故不辭而弁其首

劉司空詩集序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凄清幽眇爲能於古人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謷抹摋以爲陳言

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舛也譬之於山川連岡嶞障逶迤平遠然後有奇峯仄澗深岩複壁窈窕而忘歸焉譬之於居室前堂後寢弘麗靚深然後有便房曲廊層軒突夏紆迴而迷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突奥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奥則必將巢木杪營窟室終

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為詩者舉若是余有憂之而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請室得盡見其詩盧子德水之評賛可謂精且詳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匠枝不傷其本居今之世所謂復聞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是詩奉為指南必不至倬慄眩運墮䰟國而入鼠穴余又何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為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謂兆

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敬仲之詩得著廊廟庶幾禦寇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

劉咸仲雪菴初稿序

余與咸仲交二十年矣遭逢世故流離跋疐黑獄黄土錯互促迫短髮種種尚在人閒天南地北如吾兩人者無幾也崇禎初余免官出潞河咸仲以吏部郎家居潞河人稱咸仲朝齏暮鹽有今無儲急病讓夷推燥就濕鄉之人倚爲司

命昆弟朋舊連床分榻日則更衣而出夜則典衣而飲余歎息告潞人中條山色蛇蜒數百里內無謂陽道州不可復作也余與咸仲先後下獄咸仲先得釋來唁余於長安盡出所著詩文屬余評之余始知咸仲之詩文乃益知咸仲也咸仲之為人眉宇軒豁心腑呈露意中無結轖不可解之事喉間無嗔咽不可道之語以君父為天以師友為命以文章山水為日用飲食其為詩文也亦若是而已詩文之繆僃耳而剽目也儷花而鬬葉也其轉繆則蠅聲而蚓竅也牛

鳴而蠻語也其受病則皆不離乎僞也咸仲之詩文喜而歌焉哀而泣焉醒而狂焉夢而愕焉嬉笑嚬呻謦咳涕唾無之而非是也咸仲之性情在焉咸仲之眉宇心腑在焉有眞咸仲故有咸仲之眞詩文其斯爲咸仲而已矣咸仲命其集曰雪菴雪菴者咸仲讀書之室亦以自喻也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花如桃李此士大夫之光華悅豫得時而向榮者也又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則其蕭索坎壈悲秋而廓處者也若夫上天同雲先集維霰於斯時也天地閉塞

水澤堅凍非夫高寒慘淡獨立而高卧者何足以當之余将携咸仲之集歸乎江南釣拂水之漁灣卧松江之蟹舍天寒歲晚孤舟蓑笠焚枯煨柮咏雪菴之詩而閲讀其文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世無王子猷蘇子瞻此意誰知之者吾將汎剡溪步臨皐而問焉

范璽卿詩集序

今之譚詩者必曰某杜某李某沈宋某元白其甚者則曰兼諸人而有之此非知詩者也詩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靈流連景物各言其所欲

言者而已如人之有眉目焉或清而揚或深而秀分寸之間而標置各異豈可以比而同之也哉沈不必似宋也杜不必似李也元不必似白也有沈宋又有陳杜也有李杜又有高岑有王孟也有元白又有劉韓也各不相似各不相兼也令也生乎百世之下欲以其蠅聲蛙噪追配古人儼然以李杜相命浸假而膏脣拭舌訾議其短長蜉蝣撼大樹斯可爲一笑已矣今之詩人有廣陵范璽卿異羽異羽之詩清妍深穩有風有雅出入六朝三唐不名一家亦成其爲異

羽之詩而已異羽舉進士爲吏部郎人才國論儲峙胷中直道忤時以清卿引退蕭閒虛止若無所與於人世者其爲詩終和且平穆如清風有忠君憂國之思而不比於怨有及時假日之樂而不流於荒斯所以爲異羽也歟斯所以爲異羽之詩也歟如必曰此爲六朝此爲三唐尋行數墨取異羽以追配古人則異羽之所以爲詩者或幾乎隱矣余知異羽之深者也故於異羽之集成而序之如此余往得異羽題扇詩有蹲石花閒似定僧之句已又得范司馬夢章詩

有埽花便欲親苔坐刪竹嘗防礙月行之句迴環吟咀於詩家有二范之目閒將倣古人團扇屏風之例撮取當世名章秀句以傳於後亦以二范爲嚆矢焉在昔池塘芳草之什蟬噪鳥鳴之句咸以幺絃孤韻標舉藝林而後世則盈湘溢縹蕪累山積此亦作者得失之林不可以不辨也

黃鶴嶺侍御游恒山詩序

上官大夫之讒屈原也曰每一令出自伐其功信斯言也則屈子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固已

昭然矣既已謠詠相傾危矣而又與之以名甚矣古之讒人者猶三代之遺直也分宜之辟容城也以今古四明之窘歸德也以誣書事所不經法所未有其殺之彌力其暴之也滋甚若二公者亦猶行古之道也歟今也不然優容以緤之遲緩以老之紆廻以誤之駭機忽發如環無端使當之者如樣蒺藜如緣蘼葛全身則無路殺身則無名求生不生祈死不死權奸伎倆窮神入聖斯可目共哎爲麤材嗤靳蘭爲笨伯矣當此之時乃有能偷暇日賈餘勇登山舒嘯臨

沭賦詩如東海君者不尤異乎或曰上官子蘭之讒屈原踈斥之不用已爾非如今之曲殺之也東海君之託於游也澹蕩其跡以解衆也或曰屈原之所遇闇主也東海之所遇　聖君也昔之優人有言之者矣東海君之愛其身也以有待也或曰屈原僅一姊申申而詈余矣東海君遺愛在三輔閭父老遺民燕趙悲歌之士所至相慰藉其與夫嗽詞沅湘行吟澤畔者則有閒矣東海君之所以樂而忘返也東海君之志觀於游恒山之詩則知之矣孔子曰詩可以怨

遠之事君此之謂也崇禎戊寅八月序

孫楚惟詩稿序

余舉進士出吾師高陽公之門吾師命楚惟兄事余楚惟方少年鸞鵠停峙踔厲風發余自謂當讓此人一頭地不敢以弟畜也楚惟既上公車荏苒二十餘年未得一第深思易氣讀書纘言其學殖益富而其所爲詩盈囊溢帙刻成屬余序之蓋自遼廣失守畿輔震動吾師援裴晉公故事自請行邊而中朝遂不復聽其入河北之賊未去晉陽之疑日積凡吾師所爲極難耳

方吾師出鎮之日　天子御門臨遣楚惟以佳
公子韜弓弭筆躍馬以從嚄唶宿將袜首韝袴
免胄而趨風靡盾草檄橫槊賦詩何其壯也已
而中外掣肘進退唯谷釋晨昏溫凊之憂而懷
風雨漂搖之懼所謂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
婦人者一皆於詩發之爲楚惟者良亦苦矣唐
之舉子淪落不偶往往歎歸燕之無棲惜雲英
之未嫁悲憂窮蹇見於語言豈如吾楚惟氈車
席帽馳驅戎馬之場懷鉛握槧恭預埽犁之績
丈人長子之寵寄勞臣志士之心曲交幷繁會

嘖薄於楮墨之間然則楚惟之身雖窮而其遇則未始不壯也其爲詩亦豈如唐之舉子凄聲促節如蛩吟之發於蚓竅者可同日道哉天生吾師方叔元老爲國家耆中興之業而又生楚惟以相助之天之靳一第於楚惟者良有深意自兹已往楚惟之勛名與其詞章日升而川至者未可量也余雖老矣尚能握管以俟之崇禎甲戌九月序

孫紫冶詩稿序

吾師高陽公之第五子曰鑰字紫冶與其兄弟

掉鞅文場互為渠帥紫冶尤富於著述所刻詩多至數十卷自吾師以黄閣元老再出視師紫冶兄弟挾矢簪筆更番省侍巳巳之役從征不及浮海而東佐吾師艱危拮据以成收復之績故其詩多沉雄感激有古勞人俠士從軍征戍之風而余讀之則重有感也東便門之事七十老臣一日而就道七日而趨朝一日夜而旋出國門便門之外虜騎充斥單車夜行其得免者天也先是余以枚卜被逐羣小懼吾師之入而為吾地也當是時　聖天子方急虜而羣小急

余急虜則吾師朝以入而急余則吾師夕以出此其故蓋難言之矣幸天子神聖功狀著明中山之謗雖滋而東山之勞未泯不然豈不殆哉古之人嗛一飯之德感一言之知必將殺身以自明刎頸以相報以余之不肖當吾師出鎮之日不能褁糧荷戈從幽并健兒與奴酋接踵而死覥然甘寢飽啾晏晏居息自昇於菰煙蘆雪之閒讀紫冶之詩觀其涉波濤冐鋒刃其將父之急而報國之殷也能不媿哉軍旅之事呼吸萬變非親在行閒者不能深知老臣持重又

嫌於自伐以掩朝廷故奏報往往不能盡什之二三紫治作過庭引敘四城巨復之詳伐交用間老謀壯事髣髴可以想見昔范文正之長子從其父於師中與將士臥起備知其勇怯情偽文正以此能得將士心繇今視之古今人豈相遠哉余序紫治詩以謂吾師父子之間有關於軍國之故忠孝之誼世之採風者可以考見焉而因及余之所愧者使後之人亦或俯仰一歎幸吾師之有子而惜其無徒也崇禎甲戌九月序

戊寅之春余病臥請室同縶者聞邊遽驚而相告余方手一編詩吟咀不輟挾筴而應之曰以此占之奴必不爲害告者不懌而去居無何邊吏以乞款入告舉朝有喜色告者復問子所誦何人詩詩何以能占虜耶余展卷而應之曰此吾師高陽公之少子名鉌字幼度之詩也吾師爲方叔元老身係天下安危諸公子皆奇偉雄駿屬櫜鞬握鉛槧以從公於行閒作爲歌詩往往風發泉涌流傳人閒而幼度其後出者也幼度之詩有光熊熊然有氣灝灝然一以爲號鯨

鳴鼉一以爲風檣陣馬雜述感事之作憂軍國
思朋友忠厚憯怛顚頷宛篤非猶夫衰世之音
蠅聲蚓竅魍吟而鬼哭者也今夫吾師者國家
之元氣也渾淪盤礴地負海涵其餘氣演迤不
盡而後有幼度兄弟而後有幼度兄弟之詩徵
國家之元氣於吾師徵吾師之元氣於幼度之
詩傳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幼度之詩殆亦
國家之餘氣也純門之役師贖驟歌北風而知
楚之不競於晉斯可以覘國已矣而又何疑焉
告者曰子之言則善矣古者師能審音子非師

而效師之歌風也何居嗟夫余固世之僇人也幽囚困踣慬而不死余雖有目無以異於師之瞽也鄭之師慧過宋朝而私焉曰必無人焉余之來也歸死於司敗不敢造朝未知有人焉與否羽書旁午病臥請室無已而以歌風占敵自附於子野子猶以有目斬我不亦過乎告者憮然而退遂次其語以序幼度之詩

孫靖自文

往在史館與莆田曾霱雲共論館閣之文霱雲曰當今不得不推高陽爲第一其文熊熊渾渾

元氣磅礴非章句瑣續之徒可幾及也余以爲知言今年夏楚惟之子靖自郵致其文辭就正於余余觀其氣象宏博脉理沉厚高華駿朗稱其爲吾師之孫楚惟之子而益歎靄雲之言爲有徵也吾師之文其大者爲高文典册籌邊斷國固已著竹帛而垂夷夏其小者則殘膏賸馥猶足以衣被海内沾丐作者此天地之元氣渾淪磅礴非有使之然者也鍾水豐物源深流長一發而得楚惟兄弟再發而得靖自黄河之流千里一曲不覩於崑崙天柱豈知其委輸分逝

之故哉韓子敘北平王之三世稱王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而其孫則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夫縣龍虎變化以至於瑤瑜蘭茁家門之盛固足稱道而元氣則已薄矣今靖自與其羣從森秀玉立而其文詞瑰瑋奇偉龍虎變化傑魁之氣欝然不少衰落則不獨吾師一家之元氣而國家昭融敦厚之福培養於百世者未有艾也余故喜而書之

楊澹孺詩稿序

應山楊清澹孺與其弟漣文孺並以才名鵲起

須漢間文孺登甲第歷官憲府而澹孺以老明
經爲博士弟子師少陵不云乎諸公袞袞登臺
省廣文先生官獨冷一旦於澹孺兄弟間見之
澹孺夷然不屑也入學鼓篋褒衣博帶與學者
譚先王講道德以其間攜軍持奚囊採奇問勝
嘯歌賦詩用自娛說而已澹孺與其弟更衣幷
食責備行義以古人相期許文孺爲海虞令澹
孺割城南數頃以遺文孺曰吾不忍廉吏妻子
不得宿飽也讀其詩和平簡淡時時有勞人志
士節廉用壯之思斯可以知澹孺已矣往文孺

在省垣余方里居文孺夢要余登高賦詩有柳風來太液梧月映華清之句詒書告余曰天涯兄弟夢寐相感不令樂天微之獨擅千古今澹孺之詩成而余爲之序文孺居太微清嚴之署發而讀之池塘春草之夢又當與柳風梧月竝爲美譚他日余三人執手論詩慹闊談讌又安知不仍在夢中乎當相與酌酒一笑耳天啓三年十一月

陶不退閬園集序

余少讀李卓吾之書意其所與游者必皆聰明

辨博恢奇卓詭之士已而識新安方時化汪本鈳於長安皆卓吾高足弟子授以九正易因者也時化一老明經斤斤爲文法吏褒衣大帶應對舒緩本鈳樸遬腐儒偶坐植立如土木偶是二人者與之游處求其爲卓吾之徒而不可得也公安袁小修曰卓吾之平生惡浮華喜平實亡之矜虛名衒小智游光揚聲者見則唾棄之不與接席而坐觀其所與則卓吾可知也余聞小修言復與二人者游乃知爲卓吾之徒久之如見卓吾之聲音肖貌焉同年生姚安陶珽字

不退少有志於問學游卓吾之門而有得焉者也不退之爲人恂恂巳爾穆穆巳爾與之語泛濫於物情吏事刺刺不少休未嘗以問學自表異余與不退游甚狎始知卓吾之所與皆方汪也如小修之云不退既沒其弟仲璞以閒園集求敘不退之詩文緣情而攄詞據事而立論未嘗標門墻設壇宇名爲某氏之學也爲吏言吏居鄉言鄉如父老之談農桑如家人之問耕織未嘗駢枝儷葉致飾於語言文字之閒也其言曰詩則香山文則眉山似矣試就其詩文求所

謂香山眉山者何有哉讀閬園集者曰此陶不
退之詩文也其斯以爲卓吾之徒已矣卓吾守
姚安淸凈恬淡有汲長孺之風不退居官似之
卓吾晚年憤世兀傲自放而不退規言矩行老
而彌謹此則不退之善學卓吾者也

陶仲璞遯園集序

姚安陶仲璞爲吾同年兄稺圭之弟兄弟俱以
才名奮起天末稺圭成進士敭歷中外官至監
司而仲璞以乙科官南工部出守寶慶得罪於
藩府挂冠以歸其治行廉辨淸眞亦略相似余

既爲穉圭序閟園集矣仲璞復以遯園集示余求一言之弁余不知文安能序仲璞之文亦知其爲陶氏兄弟之文而已矣萬曆之季海内皆詆訾王李以樂天子瞻爲宗其說唱於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實自卓吾發之穉圭與小修俱龍湖高足弟子而仲璞少受學於穉圭其師友淵源如此故其詩文之大指可得而攷也夫詩至於香山文至於眉山天下之能事盡矣袁氏之學未能盡香山眉山而其抉擿蕪穢開滌海内之心眼則功於斯

文爲大仲璞之集稱心而言指事而論無薄唉棘手之艱無東塗西抹之飾則亦袁氏之遺風可以祖香山而宗眉山不墜落今世詞章道學窟穴中也稱圭文多應世酬物之語而仲璞多譚學問逗露盱江泰州宗指顧猶沾沾於三峯入躶國而解衣其亦有隨緣牽勸之思乎龍湖一瓣香具在安得促席從仲璞而問之

劉大將軍詩集序

曹南劉大將軍束髮從戎大小數百戰所至克捷　天子拊髀嘉歎倚爲干城腹心羯奴蝗

賊憚其威名所謂聞弓聲爲霹靂見走馬爲電閃而將軍顧自憙爲歌詩據鞍倚馬筆騰墨飛投壺雅歌分題刻燭幕中之士傳寫其詩鏤版以行於世而請余序之夫詩有聲焉有律焉氣莫盛於聲法莫細於律皆與軍旅之事相通者也傳曰甲兵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古之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鼙聲則思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五聲之中思武臣者居其三焉師曠歌南北之風知楚之多死聲與夫清嘯而却胡吹篪而退

虜皆此物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握奇之法
四正四奇餘奇爲握奇善用兵者以正合以奇
勝皆律也故曰好以暇好以衆整今將軍之詩
聲盛矣律備矣驟而歌之若風雨之猝至若燬
火之横飛若鉅鹿昆陽之戰士卒震恐而虎豹
玃猱也徐而按之擊刁斗明步伐前偏後伍鼓
進金退森然而不亂井然而可紀也俄而暗啞
叱咤免冑叫呼俄而緩帶輕裘雍頌燕笑此將
軍之詩法也即其兵法也古今之論將者莫先
於趙衰之論郤縠以爲説禮樂而惇詩書而中

山王奉　高帝觀書有益之諭所至親禮儒士
橐書自隨將軍之爲詩豈徒尋行儷句追配昔
人競病之章而已以詩書爲義府以忠孝爲學
籠滅奴盪寇精白一心以報　天子磨厓之銘
鼓吹之曲舐墨吮筆於飲頭喋血之餘庶可以
解賦詩退虜之誚乎詩有之武夫洸洸告成于
王余將效王氏之續詩嗣江漢之什焉將軍勉
之哉崇禎壬午七月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二

序五

嘉定四君集序

嘉定四君集者嘉定令四明謝君所刻唐叔達婁子柔程孟陽李長蘅之詩文也嘉靖之季吾吳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漢禰唐傾動海內而崑山歸熙甫昌言排之所謂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者也當司寇貴盛之時其頤氣涕唾足以浮沉天下士熙甫窮老始得一第又且前死其名氏幾爲所抑没二十年來司寇之聲華爗赫

爛熳卷帙者霜降水涸索然不見其所有而熙甫之文乃始有聞于世以此知文章之真僞終不可揜而士之貴有以自信也熙甫既沒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猶能守其師說講誦于荒江寂寞之濱四君生于其鄉熟聞其師友緒論相與服習而討論之如唐與婁蓋嘗及司寇之門而親炙其聲華矣其問學之指歸則確乎不可拔有如宋人之瓣香于南豐者熙甫之流風遺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力不可誣也四君之爲詩文大放厥詞各自已出不必盡規摹熙甫然

其師承議論以經經緯史爲根柢以文從字順爲體要出車合轍則固相與共之古學之湮廢久矣向者剽賊竄竊之病人皆知訾笑之而學者之實趨倒行則愈變而愈下譬諸懲塗車芻靈之僞而遂眞爲罔兩鬼魅也其又可乎居今之世誠欲箴砭俗學原本雅故溯熙甫而上之以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四君之集其亦中流之一壺也矣嘉定僻在海隅風氣完塞四君讀書談道後先接跡補衣蔬食有衡門泌水之風史稱揚子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

修廉隅以徼名當世蓋庶幾近之夫文章之道靳于徵古人而信後世則固非誘于勢利望其速成者可徼倖而幾及也讀斯集者尚亦深思其人而夷考其志行也哉謝君刻既成以余獲奉教于諸君也俾爲其序吾觀歐陽公稱和凝有文集百餘卷自鏤版以行于世識者非之古人重立言而薄取名其用意深遠如此今四君之集久閟於篋衍而謝爲刻之以行于世可謂相與以有成矣斯亦可書也

虞山詩約序

陸子敕先撰里中同人之詩都爲一集命之曰虞山詩約過而請於余曰願有言也余少而學詩沈浮於俗學之中憒無適從已而扣擊於當世之作者而少有聞焉於是盡發其鄉所誦讀之書泝洄風騷下上唐宋回翔於金元本朝然後喟然而嘆始知詩之不可以苟作而作者之門仞奧窔未可以膚心末學跂而及之也自茲以往濯腸刻腎假年窮老而從事焉庶可以竊附古人之後塵而余則已老矣今將何以長子哉余竊聞之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故夫離騷者
風雅之流別詩人之總萃也風雅變而爲騷騷
變而爲賦賦又變而爲詩昔人以謂譬江有沱
乾肉爲脯而晁補之之徒徒取其音節之近楚
者以爲楚聲此豈知騷者哉古之爲詩者必有
深情畜積於內奇遇薄射於外輪囷結轖朦朧
萌折如所謂驚瀾奔湍鬱閉而不得流長鯨蒼
虬偃蹇而不得伸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
用明星皓月雲陰蔽蒙而不得出於是乎不能
不發之爲詩而其詩亦不得不工其不然者不

樂而笑不衷而哭文飾雕繢詞雖工而行之不遠美先盡也唐之詩藻麗莫如王楊而子美以爲近於風騷奇詭莫如長吉而牧之以爲騷之苗裔繹二杜之論知其所以近與其所以爲苗裔者以是而語於古人之指要其幾矣乎諸子少年而彊力博學而矯志其聞道也先於吾不鄙而下問其將以余爲識塗之老馬也故敢以風騷之義告焉得吾說而存之深造自得以求跂乎古人追風以入麗沿波而得奇詩道之大興也吾有望矣嗟夫千古之遠四海之廣丈人

學士如此其多也諸子挾其所得希風而尚友楊扢研摩期以砭俗學而起大雅余雖老矣請從而後焉若曰以吾邑之詩爲職志刻石立墠胥天下而奉要約焉則余願爲五千退席之弟子卷舌而不談可也壬午涂月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徐元歎詩序

自古論詩者莫精於少陵別裁僞體之一言當少陵之時其所謂僞體者吾不得而知之矣宋之學者祖述少陵立會直爲宗子遂有江西宗

派之說嚴羽卿辭而闢之而以盛唐爲宗信羽卿之有功於詩也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爲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塗鼓之毒藥甚矣僞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嗚呼詩難言也不識古學之從來不知古人之用心狥人封己而矜其所知此所謂以大海內於牛跡者也王楊盧駱見哂於輕薄者今猶是也亦知其所以劣漢魏而近風騷者乎鈎剔抉摘人自以爲長吉亦知其所以爲騷之苗裔者乎低頭

東野僅而師其寒餓亦知其所謂横空盤硬妥
帖排奡者乎數跨代之才力則李杜之外誰可
當鯨魚碧海之目論詩人之體製則温李之類
咸不免風雲兒女之譏先河後海窮源遡流而
後僞體始窮别裁之能事始畢雖然此益未易
言也其必有所以導之導之之法維何亦反其
所以爲詩者而已書不云乎詩言志歌永言詩
不本於言志非詩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宣
己諭物言志之方也文從字順永言之則也寧
質而無佻寧正而無傾寧貧而無僦寧弱而無

剽寧爲長天晴日無爲肓風澁雨寧爲清渠細
流無爲濁沙惡潦寧爲鶉衣裋褐之蕭條無爲
天吳紫鳳之補坼寧爲麤糲之果腹無爲荼堇
之螫唇寧爲書生之步趨無爲巫師之鼓舞寧
爲老生之莊語無爲酒徒之狂詈寧病而呻吟
無夢而厭寱寧人而寢貌無鬼而假面寧木客
而宵吟無幽獨君而晝語導之於晦蒙狂易之
日而徐反諸言志詠言之故詩之道其庶幾乎
徐元歎少工爲詩隱長城藝香山中築室奉母
數年而其詩益進元歎之爲人淡於榮利篤於

交友苦心於讀書而感憤於世道皆用以資爲詩者也元歎之詩爲一世之所宗則夫别裁僞體使學者志于古學而不昧其所從元歎之責也余故於元歎之刻其詩而舉以告之且以爲學元歎之詩者告焉嗟乎江西之宗不百年而羽卿鬭之本朝之學詩者三變而榛蕪彌甚元歎之不辭而鬭之者何也

黄子羽詩序

近代之學詩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稱漢魏稱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漢魏盛唐而已

矣自弘治至於萬曆百有餘歲空同霧于前元美霧于後學者寘行倒値不見日月甚矣兩家之霧之深且久也以余所見才人志士踔厲風發可以馳騁古人者多矣惟其聞見習熟抑没於兩家之霧中而不能自出如昔人所謂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夫是以少而眩長而堅老而無成而終不自悔也吾友何季穆少而穪詩篇帙甚富病亟屬其友盡焚之曰無以隻字留人間也季穆之才踔厲風發可以馳騁古人而不能自解免于兩家之霧然其少而眩長而不自

堅已而大悔之而自恨其無及吾以此益嘆季穆而深惜其無所成也子羽少與季穆遊遂喜爲歌詩季穆没而子羽之詩始出盖子羽之詩成而季穆不及見也子羽之稱詩未久而舉世擊排李王適會其解駁穿漏之時是故子羽之才之學於季穆實相伯仲而其爲詩也後發而先至以其早脫兩家之霧而祈向于古人無所謂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也子羽之爲人貌婉而神清氣和而志厚淡聲色薄滋味寡氣矜畏榮進天實遂養之以資其爲詩子羽之詩之成

也將自今日始若夫李王之後詩家之霧四塞解駁穿漏未有其時而其不眩而自堅者吾未之見也吾老矣自恨無以易世然尚當與子羽極論之甲戌中秋序

華聞修詩草序

蘇子瞻惠山泉詩云兹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余嘗持此以論詩以謂古人之詩奇正濃淡萬有不齊要其空中滿腹遇隙而發見則一也不然者如行潦之水不足以灌一畦求其駢嵬走海內豈可得乎梁溪

華聞修讀書惠山之下朝夕焚香煮茗酌泉而賦詩余語客曰子知聞修之詩乎是子聽之所以評惠泉者也客曰何以徵之余曰以秦少游之言徵之少游之論泉曰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岸湖之山有所誘而不充以爲泉岸江之山有所脅而不暇以爲泉今之爲詩者聲利鈎心繁華鑠骨壯氣攻其中而債盈張其外其爲誘且脅也亦多矣聞修布衣疏食蕭閒淡止無所誘以越散其神無所脅以虧疎其氣山川之映發友朋之伸寫意行而臥游酒悲而夢愕皆用

以貧爲詩如是而詩不大昌者未之有也且子之酌斯泉也取其白泥赤印供水符而走傳遽者乎抑取其氷牙雪齒鳴松風而潑石鼎者乎語有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泉之出山而濁者誘與脅使之也子欲知聞修之詩取之於斯泉足矣而他何徵焉客曰善哉子之言詩雖然以此品泉殆陸鴻漸張又新之所未及也

越東游草引

梁谿黃心甫渡娥江薄游東嘉登池上樓出西射堂訪南北白岸亭遊華蓋山已而越楢溪上

天台踐滑石臨石梁而後返出其記游詩文以示余余嘗聞吳中名士語曰至某地某山不可少一游游某山不可少一記馮元成每游名山具騶從盛服危坐僧院聲咢如放衙屬其門客傔從曰爲我採某石某泉供我作記令杭城刻名山記累積充几案皆元成之流耳心甫之游以青鞵布襪軍持漉囊爲供億以高人逸老山僧樵客爲伴侶以孤情絶炤苦吟小飲爲資糧與山水之性情氣韻自相映發蓋必如心甫而後可以言游必如心甫之記游而後可以言詩

文也嘗讀杜詩再游何將軍園林皆與鄭廣文俱杜吟咏累日而廣文無一言訓和向平婚嫁既畢因游五岳迄今五岳無向平隻字古之通人其志意高遠豈今世可幾及哉余去年游黄山不自量度作紀游一卷既而大悔之讀心甫之詩文書之以志吾悔且以諗世之好游者

會房仲詩敘

泰和曾棠芾先生有才子曰房仲敏而好學以應舉之隙攻比興不遠四千里再拜遣使奉其尊人之簡牘槭致其詩若干首以求是正于余

且請爲序余讀其詩風氣警遒興寄婉愜雲霞風雨含吐於行墨之閒劌目鉥心掐擢胃腎憂憂乎去故而就新也皇皇乎經營將迎如恐失之也房仲之於詩可謂能矣其求之斯已勤而得之斯已艱矣余固非知詩者也操斧於班郢之門亦已難乎余蓋嘗奉教于先生長者而竊聞學詩之說以爲學詩之法莫善于古人莫不善于今人何也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於杜氏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韓之南山白之諷諭非杜乎若郊若島若二李若盧

仝馬異之流盤空排奡橫從譎詭非得杜之一枝者乎然求其所以爲杜者無有也以佛乘譬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也逆流順流隨緣應化各不相師亦靡不相合宋元之能者亦繇是也向令取杜氏而優孟之飭其衣冠效其嚬笑而曰必如是乃爲杜是豈復有杜哉本朝之學杜者以李獻吉爲巨子獻吉以學杜自命聾瞽海內比及百年而訾謷獻吉者始出然詩道之敝滋甚此皆所謂不善學也夫獻吉之學杜所以自誤誤人者以其生吞活剝本不知杜而

曰必如是乃爲杜也今之訾謷獻吉者又豈知杜之爲杜與獻吉之所以誤學者哉古人之詩了不察其精神脉理第抉擿一字一句曰此爲新奇此爲幽異而已於古人之高文大篇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一切抹殺曰此陳言腐詞而已斯人也其夢想入於鼠穴其聲音發于蚓竅殫竭其聰明不足以窺郊島之一知半解而况于杜乎獻吉輩之言詩木偶之衣冠也土菑之文繡也爛然滿目終爲象物而已若今之所謂新奇幽異者則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隱

壁也縱其悽清感愴豈光天化日之下所宜有乎嗚呼學詩之敝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房仲有志于是余敢以善學之一言進焉杜有所以爲杜者矣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者是也學杜有所以學者矣所謂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者是也舍近世之學杜者又舍近世之訾謷學杜者進而求之無不學無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極矣乎在房仲勉之而已矣吾又聞宋人作江西詩派圖推尊黄魯直爲佛氏傳燈之祖而嚴羽

卿訶之以爲外道周益公問詩法于陸務觀則曰學子繇西江之論詩其淵源流別今猶可得而考乎房仲必有聞焉而其所師事曰蕭伯王伯王今之好爲務觀者以吾言質之以爲何如也

鄭孔肩文集序

近代之僞爲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寠人子賃居廊廡主人翁之廣廈華屋皆若其所有問其所託處求一茅蓋頭曾不可得故曰僦也椎埋之黨銖兩之奸夜動而晝伏忘衣食

之源而昧生理韓子謂降而不能者類是故曰剽也傭其耳目因其心志呻呼喚囈一不自主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餘氣縱其有成亦千古之隷人而已矣故曰奴也百餘年來學者之於僞學童而習之以爲固然彼且爲僦爲剽爲奴我又從而僦之剽之奴之沿譌踵繆日新月異不復知其爲僦爲剽爲奴之所自來而況有進于此者乎當此之時錢塘鄭圭字孔肩奮起於諸生之中讀柳子厚蘇子瞻之文句比字櫛疏通其意義以授學者斯可謂難矣孔肩以明經

入官爲令及守皆在西粵蠻夷之區廉平惠和至今歌思之老于逢掖牽率應酬不能以暇日餘年竟其修辭居業之志及其爲序記論議之文簡古質雅不少貶以狥俗卓然有志于古者也孔肩没數年其子某收拾遺文刻之凡若干卷而余爲之序曰嗚呼孔肩之文其僅傳于世者如此雖未竟其修辭居業之志我知其不爲僞學者也世之學者有能捜抉古學察識爲僞爲剽爲奴者之病而思砭而起之也其將自孔肩始

王元昌北游詩序

華州王元昌關中之名士也其從祖允寧先生泉其父敬卿先生後先官詞垣籍甚文苑元昌胚胎前光矯志博學如後門寒素今年應辟召入京師謁余于請室摳衣奉手修函丈之禮以其詩就正于余而余告之曰子秦人也秦之詩莫先于秦風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謂秦聲也自班孟堅敘秦詩取王于興師及車轔駟鐵小戎之篇世遂以上氣力習戰鬬激昂噍殺者爲秦聲至于近代之學杜者以其杜詩爲杜詩因以

其杜詩爲秦聲而秦聲遂爲天下詬病甚矣世之不知秦聲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懷賢之思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諷諫之義也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規頌之辭也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殄瘁之痛也溫柔敦厚婉而多風其孰有如秦聲者乎以杜詩言之樂游渼陂蒹葭之比也麗人兵車車轔之亞也收京左掖終南之頌也八哀詠懷黃鳥之賦也北征羌村諸將秋興小戎無衣之篇什也先河後海則秦詩實爲濫觴之端增華加厲則杜氏寧有椎

輪之質學者不知原本猥以其浮筋怒骨齟齒

吽牙者號爲杜詩使後之橫民以杜氏爲質的

而集矢焉且以秦聲爲詬病不亦傷乎元昌沉

酣輕術出入子史百家之書含咀据摭皆用以

資爲詩其爲詩也麗而則怨而不怒此善爲秦

聲者也夫爲秦聲者莫善于杜知學杜之利病

矯俗學之迷而反其轍斯眞善爲秦聲者乎元

昌之鄉郭胤伯者博學好古人也亦辱與余游

其弁以吾言告之

王元昭集序

古今作者之異我知之矣古之作者本性情導志意讕言長語客嘲僮約無往而非文也塗歌巷舂春愁秋怨無往而非詩也今之作者則不然矜蟲魚拾香草駢枝而儷葉取青而妃白以是爲陳羹像設斯已矣而情與志不存焉昔有學文于熊南沙者南沙敎以讀水滸傳有學詩于李空同者空同敎以唱瑣南枝二公于古學不知何如而其言則可以敎世嗚呼是可爲今人道哉河東王元昭少負軼材每思以尺蹏寸管籠挫吞吐古今之作者一旦偕其友韓次卿

南游下衡關登太行渡河涉淮憩戲馬臺弔古于金墉隨堤之閒其游益壯詩文日益多自徐走書千餘里端拜命使而謁余序之吾不知元昭之詩文取材於古今孰多知其爲人有忠君愛友憂時懷古之志意抑塞磊落而激昂自命者也當其登高能賦對客伸紙酒後耳熱慷慨悲歌不知其孰爲筆孰爲墨也亦不知其孰爲詩孰爲文也筆不停書文不加點若狂飈怪雨之發作而風檣陳馬之凌厲也若神仙之馮于乩而鬼神之運其肘也若雷電之倏忽下取而

虬龍之攫拏相掉也有低廻萌析不可喻之情有峭獨堅悍不可干之志而後有淋漓酣暢不可壅遏之詩文吾之所以知元昭者若是則已矣而又何譏焉若夫古今詩文之變不可勝窮而南沙空同之緒言未可以更僕悉也他日得布席函丈當更與元昭極論之兼睞次卿以爲何如也

黄孝翼蟫窠集序

富家翁誇于人曰吾之富可比于王侯乎其人曰近矣猶有未似者焉翁曰吾之田宅有未美

園池有未具飲食妓樂有未善與曰皆非也然則奚而未似其人曰君所未似者誇耳翁嘿然無以應此其言戲耳而有至理猗頓不誇富季孟不誇貴彭祖不誇壽范希文不誇政事歐陽永叔不誇文章誇生于所不足不足而誇則無時而有餘矣今之爲詩文者劗于耳傭于目賃于口不知其栩然無有也而汲汲然誇示于人人亦雜然誇之富家翁之有而誇也猶見笑于其人而況于無所有而誇者乎舉世之相誇也無已則其中之所有者亦鮮矣此可以一笑者

也龍溪黃孝翼氏少而好學六經三史諸子別集之書塡塞腹笥久之而有得焉作爲詩文文從字順弘肆貫穿如雨之膏也如風之光也如川之壅而決也孝翼之學殖如是斯其所以有而不誇也與孝翼之集行于世則舉世之相誇者亦可以少衰止矣雖然吾不能以孝翼之有易世之無則又安能以孝翼之不誇易世之誇乎余衰遲失學數孝翼之富以誇于人亦徒以供相誇者之一笑而已矣

邵幼青詩草序

辛巳二月余將登黃山憩余掄仲之桃源庵日將夕矣微雨霡霂四山無人白龍潭水撞耳如懸雷顧而樂之謂同游吳去塵曰此時安得一二高人逸士剝啄款門爲空谷之足音乎俄而籬落間颯拉有聲屐齒特特然則邵幼青偕其叔粱卿儼然造焉再拜而起曰吾兩人宿舂糧從夫子于白岳而不及也今乃得追杖屨于此皆出其詩以求正焉越翼日余登山憩文殊院幼青踵至曰粱卿肥不便登頓至慈光寺而返吾亦從此而止明日遙望天都峰頂如昔人登

蓮華峯以白煙一縷爲信摇手一笑耳余語去塵新安城市浩如塵海得二邵君差足粧點物色他日可以爲美譚也去塵問二邵詩云何余曰古云詩人不人其詩而詩其人者何也人其詩則其人與其詩二也尋行而數墨儷花而鬬葉其於詩猶無與也詩其人則其人之性情詩也形狀詩也衣冠笑語無一而非詩也吾與子游鄣邨藥谷之間山重水襲谿回谷轉青鞋布襪杳然塵壒之外于斯地也穿煙嵐穴雲氣扶杖而追尋司空表聖之論詩曰晴雪滿竹隔溪

漁舟可人如王步屧尋幽吾之遇二邵於斯也表聖之所云顯顯然在心目閒稱之曰詩人焉其可矣吾游黟山不獲見桃花如扇竹葉如笠松花如纛得二詩人於鄭村藥谷之閒夫然後而知詩夫然後而知詩人玆游之所得奢矣去臘告我曰幼青以求序故典婦一釵賃舟過虞山食盡反矣幸有以慰之余曰諾遂書之以爲序幼青膚清貌癯如羽人道流其詩少摹長吉晚師香山骨氣清穩非以剳剟爲能事也海內能詩者知之余不具列焉辛巳嘉平月序

邵梁卿詩草序

余游黃山海陽邵梁卿與其姪幼青追隨於鄣村藥谷之間恨相見之晚也梁卿好爲詩其詩每一時爲一集攜以就正于余余何能知梁卿之詩以黃山之游知之也夫黃山三十六峰高者至九百仞其高二三百仞者不啻千百圖經略而不書蓬峰之石橋阮溪之仙樂青牛之所栖毛人之所止非乘風雲御六氣者莫能至焉然而陟黟山之麓未及翠微固溢然足以駭矣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磵石如瑩豁流如鏡

美箭衣壁靈草被厓人世之塵壒腥腐莫得而至焉吾以謂黃山之天都天子之都也率山匡廬大鄣天子都之鄣也一百二十里之内譬之皇都之畿會也吾詩有曰茲山延袤藴靈異千里坤輿盡扶侍不如此則黃山之勢不尊其脉不長所藴之靈秀亦峭薄而易盡善游黃山者排徊于薌村藥谷之閒旋觀其一重一掩却迎廻合之形勝而黃山之面目已在吾心目中矣唐人之詩光燄而爲李杜排奡而爲韓孟晹而爲元白詭而爲二李此亦黃山之三十六峯高

九百仞壓㞸直上者也善學者如登山然陟其麓及其翠微探其靈秀而集其清英久之而有得焉李杜韓孟之面目亦宛宛然在吾心目中矣余遇梁卿于薌村藥谷之間讀其詩而善之以爲善喻梁卿詩者無如此何也梁卿之詩其氣深穩其音和雅塵墻腥腐之所不至不若世之趨奇側古者窮大而無歸茫然喪其所懷來也自薌村藥谷而上之煙嵐無際雷雨在下斯可以爲登黃山矣語人曰我乘雲御風舍薌村而弗繇非狂則惑也余游黃山遇梁卿知游山

與學詩之法焉亦知之鄭邨藥谷之間而已矣

朱雲子小集引

吳中之才子無如徐昌國唐伯虎昌國少與伯虎齊名規摹六朝初唐婉弱綺靡故其詩有文章江左冢家王烟月楊州樹樹花之句已而舉進士遇李獻吉于長安悔其少作變爲迪功集伯虎不得志于名場頹然自放信口縱筆不復隱括諷諭嘲戲時有香山之風人謂伯虎如李龜年流落江潭紅豆一曲使人凄然掩泣昌國如明妃遠嫁呼韓作穹廬中閼氏不免風流頓

盡此雖戲語亦可思也今之才人無如雲子其才情繁富纏綿絡繹良可爲昌國伯虎之流亞近所爲長歌古詩才力横鶩凌偪退之老夫不得不退避三舍矣史稱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晉人言吳音妖而浮故曰其人巧而少信昔奪于秦中服于齊今咻于楚此其徵也雲子年富力强以吳之文自立一洗輕心少信之恥余日望之夫吳中之文昌國之早就固不如伯虎之晩而未就要皆君子之所惜也敘雲子之集聊復及之以爲吾吳人告焉

張孟恭江南草序

蘇子瞻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稱引孔北海論盛孝章書深嘆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他日贊北海以爲人中之龍使之誅操如殺狐兎而李太白之論鍰少陽以爲校竿而起可以爲帝王之師又稱其門人武諤莫要離之風中原作難冒胡兵以致其愛子蘇令觀之孔文舉盛孝章猶在世而鍰少陽武諤非太白之詩世寧知爲何人哉士之負奇往往不偶于世而其抑没于後世者亦多矣此其可以太息也余少而

骯髒慕孔文舉劉越石之徒思與之馳騁上下今老矣亞頭塌翼視少年盛氣殆髣髴如昔夢今年遇張孟恭於吳門見其沈雄駿發慨然有予聽太息之思喜孟恭之能起予也孟恭出其詩若干首屬爲其序余不能知詩也而以孟恭知之史稱秦地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故其詩有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及車轔駟鐵小戎之篇晉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故有蟋蟀山樞葛木之篇孟恭晉産也遭時多難感秦人無衣同讎之義志節激昂深思用壯甚矣孟恭

之詩似秦晉也孟恭居吳游必就士横經藉史好學深思人謂孟恭取吳越清嘉之風參秦晉雄健之氣其詩必大昌孟恭歆然不自得也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夫車攻之詩其視秦晉之土風豈可同日道哉余之所以期孟恭者如此

馮定遠詩序

古之爲詩者必有獨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詣之學輪囷偪塞偃蹇排奡人不能解而已不自喻

者然後其人始能爲詩而爲之必工是故軟美圓熟周詳謹愿榮華富厚世俗之所嘆羡也而詩人以爲笑淩厲荒忽敖僻清狂悲憂窮蹇世俗之所詢姍也而詩人以爲美人之所趨詩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詩人之所愛人譽而詩人以爲憂人怒而詩人以爲喜故曰詩窮而後工詩之必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定遠吾友嗣宗之子也而游于吾門其爲人悠悠忽忽不事家人生產衣不揜骭飯不充腹銳志講誦亡失衣冠顛隊坐坑岸似朱公叔燎麻誦讀昏睡爇髮似

劉孝標闊略眇小蕩佚人間似其家敬通里中以爲狂生爲嵩愚聞之愈益自喜其爲詩沈酣六代出入于義山牧之庭筠之間其情深其調苦樂而哀怨而思信所謂窮而能工者也成弘之間吾里有桑悅民懌博學多奇以狂名于世其南宮對策之言曰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廻又曰夫子去而我來主者惡之勒置乙科李文正公賦詩贈之以李邰劉畿爲比民懌以此名滿天下定遠之才不減民懌子勝斐然未見其止世無長沙誰知民懌然世有民懌亦豈患無

長沙乎定遠之名從此遠矣

陳鴻節詩集敘

陳遜字鴻節閩之侯官人也少爲諸生忽忽不得志一日盡發篋衍中應舉文字及所著衣巾燔之而儛其灰逃入越王山中以釣弋自娛者二年出爲村夫子教授三年復弃去家貧從人借書口吟手寫窮日繼晷作爲歌詩高歌長嘯視鄉人無如也鄉人益惡之貸富人金爲遠游觀泰山日出游嶧陽拜闕里登戲馬臺涉淮渡江抵陪京覽故宫軒渠自喜謂少陵壯游莫已

若也過桃葉渡過曲中諸姬揄長袂俛薄裝酒
闌促坐目眙手握以爲果媚已也命酒極宴流
連宿昔橐中裝盡矣還寄食於僧院故人黎博
士贈百金遣游錫山途中遇何人自稱公安袁
小修稚弟邀與同載夜發篋盜其金亡去益大
困臥病於江上李生家亡友何季穆賞其詩載
歸虞山具湯沐視藥食旬月乃强起季穆偕過
余山中賦詩飲酒相樂也季穆爲庀衣裝送之
於斷橋痛哭而别自後不復相聞亦未知其存
否今年忽訪余於虎丘握手道故喜劇而涕問

其年長余二歲耳素髮被領兩目兜眵觀鴻節而吾衰可知也出其詩則卷帙日益富曹能始爲采入十二代詩選中矣鴻節之詩用物博使事切練句穩警之於膳烹羊炰鼈右腴割鮮非餖飣之具也譬之於酒縹清醇酎三釀五齊非糟醨之屬也傳有之學猶殖也誦詩百篇讀賦千首古學之不講久矣詩可以觀其鴻節之謂乎鴻節詩能始選者爲工五七言今體尤工贈能始七言長句至八十韻多矣哉古未有也鴻節將行余爲略次其生平與其出游之槩以叙

其詩且以爲别屬其歸也以質諸能始癸未中
春十四日敘

徐子能集序

古之文人才士當其隱鱗戢羽名聞未彰必有
文章鉅公以片言隻字定其聲價借其羽毛然
後可以及時成名若蔡中郎之于王仲宣張茂
先之于二陸韓退之之于李長吉顧逋翁之于
白樂天是也其有求之不得而叫號以自見則
爲陳子昂之破琴又有求之而卒不得而吊詭
以自閟則爲唐山人之留瓢古之人汲汲于知

已而惟恐不得一當若是其急也余老而失學衰遲屏廢其言語文字不能使人軒輊然海內之俊民掉鞅詞壇者往往過而問焉乙亥之秋子能訪余于虎丘膚神清令翩翩美少年出其芳艸詩名章繡句絡繹奔會余與西蜀尹子求其嘆賞之更數年而子能之著作益富名益成南昌徐巨源爲之序頗引余言以爲子能重吾郡張異度既爲之序又爲子能索序于余且死猶以爲屬巨源異度文章家之渠帥也片言隻字可以軒輊人業已爲子能定其聲價而假之

羽毛矣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雖然名不虛得士不虛附世有知巨源異度者卽能知子能世有知子能者卽以知巨源異度有中郎茂先則仲宣二陸不抑沒于晚進有退之遹翁則長吉樂天不沈埋于舉子世之知子能者必多矣子能年甫壯而得末疾須人以行衣冠質雅宛如古人杜門埽軌日晏忘食若陳子昂唐山人之汲汲於自見或非子能之所屑也此則余之知子能者也

黃蘊生經義序

嘉定黃蘊生金聲而玉色規言而矩行韓子之稱李翺所謂有道而文者也兒子孫愛自家塾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請曰幸一評定之余曰吾何以定而師之文乎哉而師之學韓子之學也其文韓子之文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而師之爲學之勤也不若是乎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於文章沉浸醲郁含英咀華張皇幽眇閎其中而肆其外而師之爲

詞之富也不若是乎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取于心而注于手惟陳言之務去而師之爲文之專也不若是乎偃仰一室嘯歌古人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也而師之爲道之勇也不若是乎雖然有本焉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此而師之所以爲學爲文者也孫愛起而拜曰小子朝夕在函丈之閒服膺吾師不知吾師卽今之韓子也請以斯

言授爾以爲吾師近藝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二